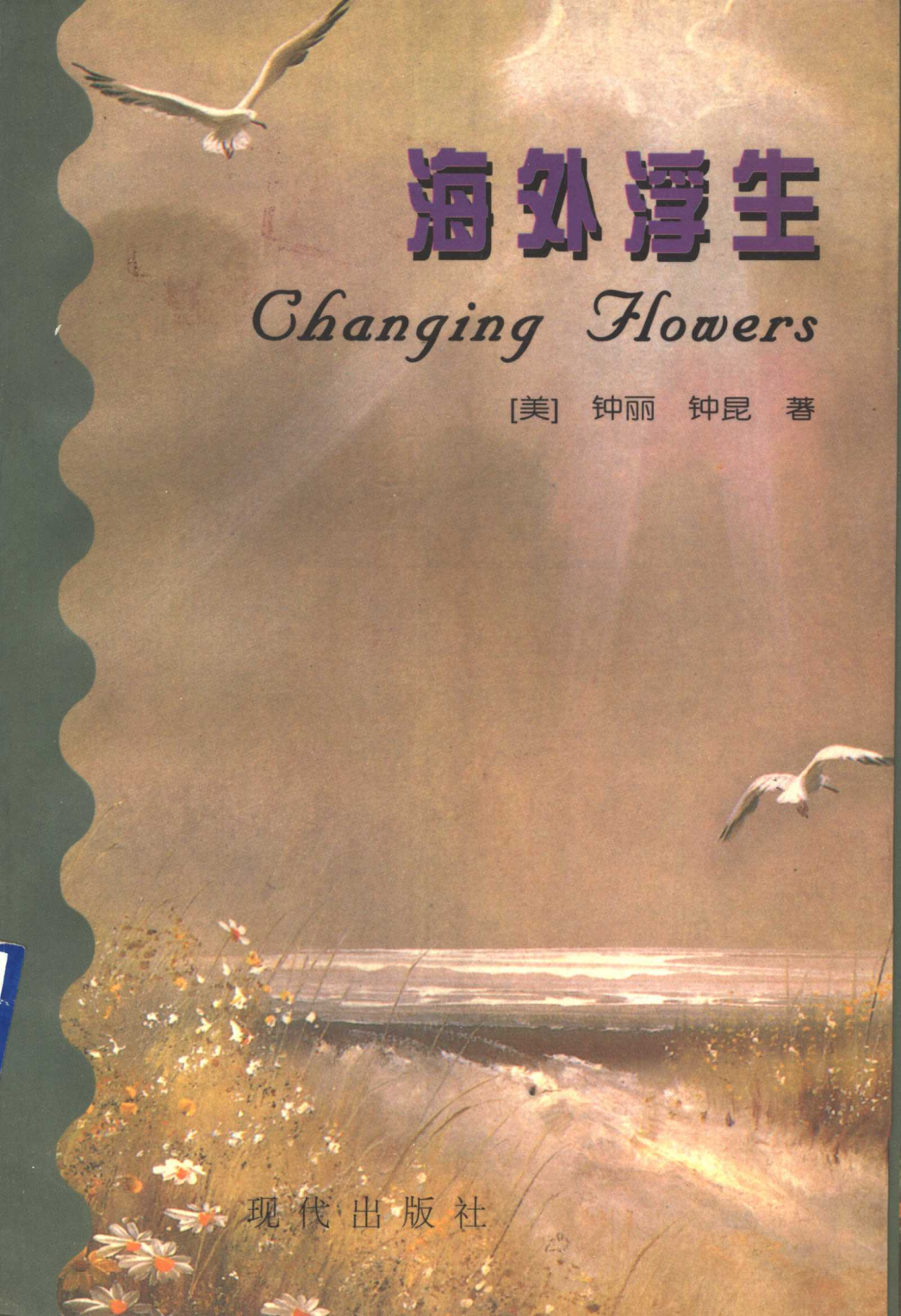




海外浮生

Changing Flowers

[美] 钟丽 钟昆 著

现代出版社

海外浮生

CHANGING FLOWERS

[美] 钟丽 (Lily Chung Yip) 著
钟昆 (Agnes Chung Wen)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京)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戴景海

封面设计:刘燕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浮生/(美)钟丽等著—北京:现代出版社,1996.7

ISBN 7-80028-311-3

I. 海… II. 钟… III. ①散文—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507 号

HAIWAI FUSHENG

海 外 浮 生

钟丽 钟昆 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8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一版 199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书号:ISBN 7-80028-311-3/I·077

定价:10.00 元



作者 钟丽 钟昆姐妹合影

Preface

Mom and E-ma. What do I really know about my mother and my aunt? I know they are very close to their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I know they are from Canton. I know they are both loving, hard-working mothers. E-ma (My aunt) is a cancer researcher and science teacher and mother of four and Mom is a librarian and mother of my sister Jennifer and I.

I close my eyes and let my thoughts wander to memories. Memories of a laughter-filled room and a wooden table full of delicious Chinese dishes at my E-ma's house in New York surrounded by Mom, dad, my sister, Big E-ma, E-ma, cousins, and uncles. It is one memory of several such gatherings throughout the years. We are laughing, or joking, or telling stories that leave us with tearstained faces and aching stomachs.

Mom and E-ma, they have the gift of words. They can weave them together and captivate the listener into a world of imagination or reality. Their stories come from both real and fictitious events carefully woven to entwine you. Many are based on situations that have affected them; about their lives in America.

Mom and E-ma. What do I really know about my mother and my aunt? I know a comforting memory of stories still to be told around a crowded wooden table.

As you read each story, I ask of you to reach into your own memories, and then close your eyes, and imagine...

Pamela Tze-ling Wen

我心中的妈妈和二姨妈（代序）

温子玲

妈妈和二姨妈，我对她们真正了解些什么呢？我知道，她们同她们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关系十分密切，他们都是广东人。我知道，她们都是充满爱心、工作勤奋的母亲；二姨妈从事于癌症的研究，是一位教理工科的教师，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母亲是图书馆的馆员，她有我和姐姐珍妮弗这两个女儿。

我闭上眼睛，让思绪在回忆中徜徉。记忆中有一个充满欢笑的房间，纽约二姨妈木制的餐桌上满是令人垂涎欲滴的中式饭菜，桌旁围坐着妈妈、爸爸、姐姐、大姨妈、二姨妈、表兄妹和舅舅们或姨父们。这是多少年来类似的聚会中的一幕。我们欢笑着，调侃着，长辈们讲述的故事，哀婉处令人潸然泪下，快乐处令人捧腹大笑。

妈妈和二姨妈天生就有驾驭文字的秉赋，她们具有非凡的编织语言的能力，使听者或漫步于想象，或置身于现实。这些故事有的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有的则是精心创造出来的，但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其中许多故事是基于对她们的人生有过重大影响的事件写作而成的，有的是关于她们在美国的真实生活。

面对妈妈和二姨妈，我常暗暗思忖：我对她们真正了解些什么呢？但至少我有一个温馨的记忆，记忆中的故事还将在坐满人的木制餐桌旁讲述着，讲述着……

当你阅读每篇故事时，我希望你如同进入了属于你的回忆，然后，闭上你的眼睛，去想象……

（黄 青译）

目 录

我心中的妈妈和二姨妈（代序）

钟 丽 故 事 集

我爱说故事	(2)
杨家有女	(3)
永不凋谢的紫罗兰	(23)
露芭	(39)
一片青冢万缕情	(57)
科学家的丑闻	(79)
母女情	(90)
归来吧！约瑟芬	(94)
两位不平凡的女性	(112)
变色的蔷薇	(119)
流言	(128)
A 城故事	(137)

钟昆小品文集

暗恋	(154)
晓婷	(157)
心愿	(160)
露易丝	(162)
再见！台北	(165)
午餐会与太太们	(169)
第二代的困扰	(172)
生活·美国式	(175)
谢师宴	(177)
《世界日报·副刊》与我	(179)
母亲的滋味	(180)
病中的启示	(183)
女儿心	(186)
哀乐中年	(189)
童言·儿语	(192)
家庭?! 职业?!	(193)
画家的画像——郭香美	(196)
悼	(199)
我家的猫	(201)
成长的岁月	(203)
我认识的厉伯母	(207)
海外打工记	(209)
天涯共此时	(214)

Contents

Preface

Lily's Stories

I love Telling Stories	(2)
Daughters in House of Yang	(3)
Forever Violets	(23)
Luba	(39)
Everlasting Love	(57)
Scientists Scandals	(79)
Mother and Daughter	(90)
Comeback Josephine	(94)
Two Women	(112)
Changing Flowers	(119)
Gossip Columns	(128)
Story of A City	(137)

Agnes's Stories

Silence Love	(154)
Tina	(157)
Wish	(160)
Louise	(162)
Good-bye, Taipei	(165)
House Wives Lunch Club	(169)
Second Generation	(172)
Life, American Style	(175)
Teacher's Day Banquet	(177)
World, Journal and Me	(179)
Being a Mother	(180)
Count Your Blessings	(183)
Tender Heart	(186)
Joy and Sorrow of Middle Age	(189)
Child's Joke	(192)
Family vs. Career	(193)
Portrait of an Artist	(196)
Growing Pains and Joy	(199)
My Cat	(201)
In Memorial	(203)
Auntie Li that I Know	(207)
Summer Job, 1966	(209)
Old Times, Old Friends	(214)

钟丽故事集

纽约

我爱说故事

我和《世界日报·副刊》结缘于14年前，那是我父母从台湾来美与我同住以后。每天我经地铁站下班回家，必从报贩手中拿来一份当天的《世界日报》，带回去给我那引颈切盼着的父母。由此，我也成了世副的读者。和纽约发行的其他中文日报相比，我发现世副的文艺版水平较高。

我只是一个爱说故事的人。在我20多年的海外科学家生涯里，我曾经遇到不少感人的故事。我是一个感受力特强的人，生活在科学家群中，我发现这些科学家们，除了比普通人多一些专业知识以外，他们之中有天才，有愚人；有好人，有坏人；有正直的，也有卑劣的。他们的感情和常人无异，但在世副里，我却很少看见有关他们的作品。

去年母亲节前，我思母心切，偷偷地尝试着写下我第一篇小说《露芭》，结果竟蒙世副编辑田新彬厚爱，来信鼓励，更引起了我再写的野心。我有自知之明，24年来和中文几乎绝缘，在文字应用上并不得心应手。假如说《露芭》还算成功，那完全出自我多年来不断发表科学论文所获的训练。我相信，文学和科学的写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要真、要新、要言之有物。

杨家有女

当车子驶进车房前的水泥过道时，杨太太用右手轻按了两下放在驾驶座旁那个小黑盒子上的电钮，预期自动升起来的车房门不见有任何动静。她不耐烦地再急速地按了几下，车房门仍旧没有反应，她只好把车子的档拨到停挡上，一面预备开了车门下来，一面暗咒着一切现代化的电动设备。花了钱要求方便，结果反倒常常增加麻烦。就拿这自动开关的车房门来说，花了 2000 块钱才装上不到一年，就老出毛病，每次打电话叫人来修理，先掏 50 元的车马费，其他另计。她想着想着，不禁怨起杨先生来了，都是他，整天泡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忙着指导那批研究生，家里什么东西坏了，若要等他有了空再去修理，这辈子有得等了；她又是个急性子的人，活该，上次门开不动，花了 70 块请人来，只不过是换了一对用完了的电池。出了车子，她才想起来开车房门的钥匙还在车子上，她这才又转身回到车子里，把车熄了火，拿出了那串钥匙去打开停车间。这间可停两部车子的车房右前方有门直通地下室，进了地下室，从右边楼梯上去就是厨房。杨太太停了她的大房车以后，便到后座去抱出了两大纸袋东西，进了地下室，走到楼梯下，她觉得有点抱不动了，把两袋东西放在下层的梯子上，她向楼上叫了几声，心想小女儿齐达这时候该已从学校回来了，可应声摇尾而至的却是家里那条灵巧的小狗——公主，齐达人影也不见，杨太太只好一袋袋地分两次把东西抱上去。厨房和

早上她赶着去上班前一样，水槽里是早餐剩下来的杯盘，桌子上是一些没有丢弃的纸巾和面包屑，炉台上放着煎完蛋没洗的平底锅。放下了纸袋，杨太太开始清理起厨房来了。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小女儿齐达半跑半跳地进了厨房，走近正在把最后半加仑装的纸盒鲜奶从牛皮纸的购物袋中拿出来放入冰箱的杨太太身旁，她很自然地伏身亲了一下母亲的脸颊，顺手从开着的冰箱里拿出一个苹果。

“当然不知道啦！谁叫你把房里的收音机开得那么大声？别人来把家搬了你也不会知道。”杨太太没好气地回着女儿。

“怎么啦？妈，你今天一定遇见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小女儿咬了一口苹果，盯着母亲追问道。

“那鬼车房门，我已经不知叫人来修理过多少次了，现在又不能自动开关了。”杨太太只好向女儿招认，同时用眼睛审视着冰箱里的存货。

“别担心，让爸自己去修理一次，以后包你不会再出毛病。”女儿充满自信地告诉母亲，又继续咬着她的苹果。

“什么时候？公元2001年？”杨太太尖刻地以女儿最常用的口吻回答着，同时心里盘算着晚饭吃什么。

“那是不公平的，爸忙，你不是不知道，但他还是尽量地分出时间来帮你的。”女儿嘟着嘴替父亲辩护着，“何况暑假马上到了，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帮你修东补西的。”

“你敢和我打赌吗？”母亲一面从冰箱里拿出预备晚上要做的菜，一面漫不经心地应着。

晚饭以后，杨太太把盘、碗放进了洗碗机里，收拾干净了厨房，到地下室去把自己需要挑边的新窗帘拿来，预备到起居室去参加他们父女的饭后电视欣赏。走出厨房，从餐厅出来就是一条直通大门的长廊，长廊的左墙正中开着进入客厅的门，长廊的右边是一列三尺高的木栏杆，站在那里整个起居室的的活动一览无余。

从走廊走到起居室，要下五级短梯，另有较长的楼梯通到楼上的寝室。这时起居室里的杨先生正舒适地斜躺在电视机前的一张深褐色的安乐椅里，穿着软鞋的双足和修长的双腿很自然地平放在椅前的一张小皮凳上。女儿坐在安乐椅的把手边，柔顺的公主懒洋洋地躺在她的脚旁。父女俩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的荧光屏，根本没有留心到将有第三者的介入。从他们那紧张的表情和电视主持人的声调语气里，杨太太知道又是什么球赛在进行了。她轻轻地走下那五级短梯，悄悄地坐在安乐椅旁边的皮沙发里，开始一针针地完成手中窗帘的下摆。偶一抬头，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两个非常神似的侧影。她禁不住轻叹一口气，20多年来耿耿于怀的遗憾——为什么不能替杨家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又浮上心头。她心里嘀咕着，不是我没有试，我已经试了五次，而且最后放弃的并不是我，这又怎能怪我呢？杨太太的思绪渐渐地被带回到那遥远的当初。

当她的大哥第一次把他的同学杨伟带回他们纽约的家里的時候，怡然还是个刚念完大学一年级、见了生人就脸红的小女孩子。杨伟初见她时给她那似曾相识的动人微笑，使她居然忘却了自己的羞涩和窘困，很自然地和他熟稔起来。对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生化系念研究院的杨伟，她从开始就打心里羡慕和崇拜他。每次母亲提到要为杨伟介绍女朋友，就会让怡然莫名其妙地生母亲几天闷气。他女朋友的事告吹了，又让她兴奋得连白天都像踩在云雾里。两年后，杨伟拿了博士学位，怡然担心失眠了几个晚上，生怕杨伟到别的州就职，从此失去了和他见面的机会。得到杨伟仍留在哥大继续进修一年的消息后，怡然静静地跑到附近的教堂，她统一不知道那是基督教或犹太教教堂，只是虔诚地跪在圣坛前，从圣母谢到观音。怡然终于从亨特大学毕业了，拿了一张白衣天使的证书。她鼓足生平最大的勇气，邀请杨伟做她毕业舞会的舞伴。没想到她那无比的勇气，居然能把自己带进一个美妙的境地里。

“怡然，你知不知道我一毕业以后马上就得到了印地安那大学医学院的聘请？”杨伟在舞会中间休息时突然问她。

“真的？”怡然睁大眼睛，不知所以地应着。

“你知道吗？我当时请他们把那职位保留一年，幸运的是他们答应了我，我才能在纽约再多呆几年。”杨伟热情地盯着她继续说下去。

“真的？”怡然感觉到自己双颊发烧，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你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等一个人。”杨伟眼睛里发射出来的光和热快把她整个熔化了。

“真的！”怡然不知所云地漫应着，心里默祷着上帝保佑，自己别紧张过头昏倒了。

“怡然，你愿不愿意陪我一道离开纽约，去小城印地安那？”杨伟在乐队再度奏起响亮的音乐时，大声地向怡然吼叫着。

“真的！”怡然已经不知身之何处。

杨伟是杨家的独子，他在香港的父母知道了儿子的婚事以后，再三打电话来说，人生大事，不能马虎。接着，他们又亲自赶来主持婚礼。杨伟的父亲风趣幽默而且相当西化，是一位从上海迁移到香港的成功企业家，母亲则是一个养尊处优、典型的香港殖民地阔太太。婚礼的那天，怡然晕头转向地被两家父母摆布着。婚宴完毕，怡然的母亲吩咐怡然亲自端上两杯热茶去孝敬公婆。杨伟的母亲交给了她一大包名贵首饰，并且再三叮咛：“杨伟是我们杨家三代单传，你一定要快给我们生个孙子啊！”怡然口头上虽然娇羞地说不出来，心里倒早就千许万愿了。

一年以后，安娣（Andy）出生了，除了她的婆婆有些失望外，大家都异常高兴。香港的公公替大孙女取了个中英文的美名，意味着大家都在安心地等着下一个弟弟的来临。两年以后，蓓蒂（Betty）降临了，杨老先生安慰着他那颇为失望的太太，既然有了蓓蒂，结子在望也。怡然心急地想要讨好公婆，做一个杨家完美

的媳妇，再接再厉地在第三年里生了幸娣（Cindy）。相当失望，但仍未绝望的杨家两老，心里盼着幸运之神终会降临，迟早总会带给他们一个孙子。

这些时候，杨伟这个初出道的副教授，为了早日能获升迁而稳定他的终身教职，每天都埋头在他的实验室里，或者是逗留在图书馆里准备教材及参考文献。

怡然一本初衷，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要做一个模范妻子。然而，年轻的她虽有无穷的精力和爱心，能单枪匹马地把三个娃娃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用杨伟操心劳神，但她却没有三头六臂或是齐天大圣的本领，能同时拥抱和安慰三个啼哭吵闹的孩子，或分身侍候看护三个发烧生病的娇娇女。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杨伟就私下里决定，时代不同，儿女同根，他们的任务到此为止。更何况，三个如花似玉的可爱女儿，两个已经牙牙学语，一声娇嫩的“爸”，早就把这新爹逗得把无后为大的祖训忘得一干二净。杨伟是言行一致的人，于是，他不久就正式向父母宣布自己的决定。这下可把杨老先生和老太太吓倒了，女儿将来不能永远姓杨，杨家岂能到此为止？于是，香港美国两代之间展开了唇枪舌战，杨伟再三地向上一代灌输男女平等、世界人口膨胀人皆有责的新思想，杨老先生老太太则重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观念。杨老太太说她愿意在香港找佣人为他们“养”孩子，只要他们负责“生”。大家折腾了数月，最后两代各让一步，互相妥协，杨伟答应过一些时候，等老三再大一点，或许将给父母最后一次抱孙子的机会。怡然求全心切，加上自己的确热爱孩子，因此从未参战，心中自有打算。当时，居住在印城的中国家庭并不多，而且大家散居城郊，但，只要一经介绍，彼此就像他乡遇故知似地马上开始密切地来往，而那些每天在家看孩子管家的太太们，更是经常电话联络，无所不谈。怡然的朋友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怡然应该节育，不要做传统的牺牲者，而且她们更颇有逻辑地告诉怡然，